

# 漢語被字句與回指中心過渡關係的研究\*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5(2) 265–293

© The Author(s) 2014

Reprints and permissions:

sagepub.co.uk/journalsPermissions.nav

DOI: 10.1177/1606822X13506661

lin.sagepub.com



烏雲賽娜<sup>1</sup>·潘海華<sup>1,2</sup>

香港城市大學<sup>1</sup>

北京語言大學<sup>2</sup>

本文在向心理論框架下，對漢語含被字語句語篇的回指中心結構進行了考察，指出被字賓語位置上始終存在一個顯性或零形式的賓語。語篇上，帶顯性 / 零形被賓的被字語句都具有維繫回指中心延續、進而保持語篇連貫性的功能；此外，顯性和零形被賓都可以作為回指中心，完成與上一語句的中心保持過渡，同時，零形被賓，和顯性被賓一樣，也可以充當隨後語句中代詞的先行語，起到承前啓後的作用。二者的差異在於，前者為隨後語句提供可能的回指中心，而後者只起到連接語句、保持信息流流暢的作用。本文試圖以此為長短被動句關係的「省略說」提供篇章上的佐證。

關鍵詞：「長短」被動句，顯性 / 零形被字賓語，回指中心，中心過渡

## 1. 引言

所謂長短被動句，一般的定義是將帶有施事賓語的被動句稱為長被動句，而把沒有施事的稱為短被動句。傳統的觀點認為，短被動句是長被動句省略了施事名詞短語得到的（呂叔湘 1980，李珊 1994），這裡我們稱其為「省略說」。而近年來有很多學者（如馮勝利 1997，Ting 1998，Huang 1999，鄧思穎 2004, 2008，熊仲儒 2003 等）提出，長短被動句在句法結構上是不同的兩種結構，主張長被動句中「被」字為動詞，並帶有一個小句 (IP) 補足語，例如張三<sub>i</sub> [<sub>VP</sub> 被 [<sub>IP</sub> OP<sub>i</sub> [<sub>IP</sub> 李四打了 <sub>t<sub>i</sub></sub>]]。小句補足語中的賓語是個空算子 NOP，通過移動到小句的句首位置，並與主句主語「張三」通過主語–謂詞關係獲得同指，進而形成長被動句的句法形式及意義。而短被動句中的「被」也是動詞，但它帶有一個動詞短語 (VP) 補足語。例如李四<sub>i</sub> [<sub>VP</sub> 被 [<sub>VP</sub> PRO<sub>i</sub> [打了 <sub>t<sub>i</sub></sub>]]]。動詞短語的賓語是個大代語 PRO，經過移動進入 [Spec, VP] 位置，並通過與主語「李四」同指取得所指，進而得到短被動句的句法形式及意義。本文將這種觀點稱為「結構分離說」。

上述的「省略說」和「結構分離說」孰優孰劣並非本文的考察重點，本文將從篇章層面上，通過語料統計展示，短被動句的被字賓語位置上必然存在一個零形式的施事。與長被動

\* 本文內容是香港政府 UGC 資助 GRF 項目 (CityU 146509) 的研究成果之一，謹致誠摯謝意。同時也感謝匿名審查人對本文提出的寶貴意見。

句被字賓語相同，短被動句的零形施事也具有保持回指中心的功能，同時，零形被賓，和顯性被賓一樣，也可以充當隨後語句中代詞的先行語，起到了承前啓後的作用。二者的不同僅在於，短被動句是為了保持篇章連貫性，在一定的語境下，省略施事被字賓語的結果。使用短被動句的目的在於避免引入與句子當前注意中心無關的語義實體、進而保證語篇信息流的流暢。因此，從篇章角度上看，傳統的觀點，即「省略說」更有利於語篇連貫性的保持。本文將以向心理論為框架，結合實際語料，證明：

- 第一、長短被動句在回指中心過渡形式上基本一致，並且都傾向於最有利於篇章連貫性的一種過渡方式，即中心延續。
- 第二、長短被動句在回指中心過渡形式上的一些差異，證實短被動句的使用目的在於避免引入與句子當前注意中心無關的語義實體，進而保證語篇信息流的流暢；而長被動句的使用則旨在為下一個語句引入必要的、新的語義實體，以循序漸進的方式擴展充實語篇。
- 第三、由於承認零形被字賓語在句法結構上的存在，傳統的「省略說」較之「結構分離說」更有利於含被動句的語篇連貫性的維繫。

## 2. 理論背景

向心理論 (Centering Theory) 由 Grosz, Joshi & Weinstein (1983, 1995, 以下簡稱 GJW) 和 Walker, Joshi & Prince (1998) 提出並不斷加以完善，該理論所關注的是語篇處理難度、語篇回指和語篇連貫性等問題。GJW (1995) 認為，一個語篇 (discourse) 由一系列的語篇片斷 (discourse segment) 組成，每一個語篇片斷都表現為一個語篇模型 (discourse model) 的一部分。對於一個語篇模型，它由語義實體、屬性以及語義實體之間的聯繫構成，這裡，語義實體在該模型中充當「中心」(center) 的角色，包括了語篇中所談論的對象，即各種指代成分。向心理論涉及三種不同的中心：

在由語句 (utterance)  $U_1, \dots, U_m$  組成的一個語篇片斷  $D$  中，就每個語句  $U_i$  而言：

1. 後指中心集合 (FORWARD-LOOKING CENTERS)  $Cf(U_i, D)$ ：語篇片斷  $D$  中語句  $U_i$  引發的語義實體的集合；
2. 回指中心 (BACKWARD-LOOKING CENTERS)  $Cb(U_i, D)$ ：後指中心集合的一個特殊成員，表示語句  $U_i$  中最被關注的語義實體，類似於通常所說的話題。回指中心是聯繫當前語句和語篇上下文的媒介；
3. 優選中心 (PREFERRED CENTER)  $Cp(U_{i-1})$ ：後指中心集合內的成員依照語篇顯著性有序排列，其中顯著度最高的成員被定義為優選中心，根據某一個語句的優選中心  $Cp(U_{i-1})$  可以預測下一個語句的回指中心  $Cb(U_i)$ 。

總的來說，對於某一個具體的語句  $U_i$ ，它往往包含著一個有序の後指中心集合，其中有一個是回指中心，該集合中顯著度最高的就是優選中心，這個語句就是依靠這些中心與其他語句相聯繫的。

對於這些在語篇中充當「中心」的語義實體，向心理論還提出了三個制約條件和兩條規則，具體如下：

制約條件：

1. 只有一個回指中心  $Cb(U_i, D)$ ；
2. 後指中心集合  $Cf(U_i, D)$  的每一個元素都必須在  $U_i$  中實現；
3. 回指中心  $Cb(U_i, D)$  是在  $U_i$  中實現的、在  $Cf(U_{i-1}, D)$  中顯著度最高的元素。

兩條規則：

在由語句  $U_1, \dots, U_m$  組成的一個語篇片斷  $D$  中，就每個語句  $U_i$  而言：

- a. 如果  $Cf(U_{i-1}, D)$  中的一個元素在  $U_i$  中實現為代詞，那麼  $Cb(U_i, D)$  也應實現為代詞；
- b. 過渡狀態是按一定的順序排列的。延續過渡 (Continuation) 優於保持過渡 (Retain)，保持過渡優於流暢轉換過渡 (Smooth Shift)，流暢轉換過渡優於非流暢轉換過渡 (Rough Shift)。

在上面的三個制約條件中，制約條件1限定了回指中心的數量；制約條件2中，「『實現』是指一個語句的所有後指中心都必須在該句中表現為某種形式的指代成分，如代詞、零形代詞，以及名詞短語等」（苗興偉 2003）。根據指代成分的表達方式，語篇中心的顯著度呈等級排列，一般來講：零形代詞 > 代詞 > 確指名詞 > 不確指名詞。制約條件3是根據某一個語句中最顯著的成員在下一個語句中的實現來預測其下一個語句的回指中心  $Cb(U_i)$ ，即  $Cp_R^1(U_{i-1}) = Cb(U_i)$ 。

再來看那兩條規則。規則 a 又稱為代詞規則，如果某一個語句中僅有一個實現上一個語句語義實體的代詞，那麼該代詞一定是該語句的回指中心；如果有多於一個，那麼其中必有一個用來表達回指中心。GJW 的定義沒有對代詞做出詳細的區分與定義，根據陳平 (1987)，漢語的回指主要有三種形式：零形回指 (zero anaphora)、代詞回指 (pronominal anaphora) 和名詞回指 (nominal anaphora)。因此向心理論的代詞規則在漢語上的應用，需要將零形回指形式也納入其中。我們預測，如果某一個語句中僅有一個實現上一個語句語義實體的零形指代成分，那麼該零形式一定是該語句的回指中心；如果有多於一個，那麼其中必有一個用來表達回指中心。

<sup>1</sup> 下角標 R 是指在當前語句中實現了的之前語句的優選中心。按照制約條件3的規定，回指中心  $Cb(U_i)$  是在  $U_i$  中實現的  $Cf(U_{i-1})$  中最顯著的成員，因此如果  $U_{i-1}$  的優選中心沒有在  $U_i$  中實現，那麼依照  $Cf(U_{i-1})$  中成員的排列順序向後尋求在  $U_i$  中實現了的最顯著的那個成員。因此這裡的顯著度最高的元素並非必須是優選中心，我們以下角標 R (=Realization) 以作區分。

那麼，如何確定零形回指形式在具體場合中是否存在呢？陳平 (1987) 認為，確定一個零形回指形式主要依靠全句的語義和語法格局，如果從意義上講，句子中有一個與上文中出現的某一個事物指稱相同的所指對象，但從語法上看，該所指對象沒有實在的詞語表現形式，那麼便可以認定此處使用了零形回指。

規則 b 關注語篇片斷的連貫性問題，主要的作用因素為銜接度和顯著性，銜接度指的是某語句的回指中心與上一個語句的回指中心相同與否，而顯著性指的是該語句的回指中心與優選中心相同與否。具體的過渡狀態如下表：

〈表1〉回指中心過渡狀態

	$Cb(U_i) = Cb(U_{i-1})$ OR $Cb(U_{i-1}) = [?]$	$Cb(U_i) \neq Cb(U_{i-1})$
$Cb(U_i) = Cp(U_i)$	延續	流暢轉換
$Cb(U_i) \neq Cp(U_i)$	保持	非流暢轉換

上表中的四個等式 / 不等式形式化了語句間的銜接和回指中心的顯著性狀況，通過這些（不）等式，我們可以計算出每一個給定語篇片斷中語句之間的回指中心過渡狀態。首先，我們將通過下面的例句對這四種過渡狀態的含義做簡單介紹：

$U_1$ : Susan<sub>i</sub> gave Betsy<sub>k</sub> a pet hamster.

$U_2$ : She<sub>i</sub> reminded her<sub>k</sub> that such hamsters were quite shy.

- a. She<sub>i</sub> asked Betsy<sub>k</sub> whether she liked the gift.
- b. Betsy<sub>k</sub> told her<sub>i</sub> that she really liked the gift.
- c. Daniel also prepared a gift.
- d. Daniel also bought her<sub>k</sub> a gift.

例句通過第一、第二個語句 ( $U_1$ ,  $U_2$ ) 確定了回指中心 Susan，如果篇章以語句 (a) 作為繼續，那麼當前語句的回指中心與之前語句的回指中心及優選中心都保持一致（即  $Cb_a = Cb_2 = Cp_a$ ），這種情況被稱為延續過渡。如果篇章選擇了語句 (b) 作為後續語句，那麼當前語句的回指中心依然與之前的回指中心一致，但是當前的優選中心已不再是回指中心 her<sub>i</sub>(=Susan) 而是作為主語的 Betsy（即  $Cb_b = Cb_2$ ,  $Cb_b \neq Cp_b$ ），這時的過渡狀態為保持過渡。語句 (c) 在之前語句的基礎上引入了新的語義實體 Daniel，該語義實體作為當前語句後指中心集合中的唯一成員，必然成為回指中心，該回指中心與之前語句的回指中心不同，所以視為轉換，然而因為 Daniel 在語句中處於最為顯著的位置，所以同時也扮演了優選中心的角色，這樣語句 (c) 與之前語句的過渡就成為流暢轉換（即  $Cb_c \neq Cb_2$ ,  $Cb_c = Cp_c$ ）。最後，以語

句 (d) 作為篇章的繼續，既沒有保證前後語句回指中心的延續性，也沒有保證當前語句中回指中心與優選中心的延續性，所以我們稱其為非流暢轉換（即  $Cb_d \neq Cb_2$ ,  $Cb_d \neq Cp_d$ ）。

根據規則 b，過渡狀態是按一定的順序排列的，四種過渡狀態的連貫性等級排列如下：延續 > 保持 > 流暢轉換 > 非流暢轉換。語篇連貫性直接影響著聽話人對語篇的處理難度，一般來講，對於一個延續過渡語篇的處理要易於保持過渡，保持過渡易於流暢轉換，流暢轉換易於非流暢轉換。結合上面所總結的語句中心顯著度等級，苗興偉 (2003) 指出，在一個連貫的語篇中，零形回指和代詞是確立語句中心並維繫中心延續的優選形式，而確指和不確指名詞是中心轉換的優選形式。

Hu & Pan (2002) 在 GJW (1995) 理論框架的基礎上，將語篇片斷話題 (discourse segment topic, DST) 的概念引入向心理論。語篇片斷話題與回指中心的區別在於，前者是語篇片斷層面上的，而後者是語句層面上的；一個語篇片斷僅有一個 DST，但是可以有多個回指中心。舉例來看這一理論在具體語篇分析中的應用：

I. 麗麗要過生日了，雯雯想送她一個蘋果手機。她曾經告訴過她 iphone5 剛剛上市，她希望麗麗會喜歡這個禮物。

a. 麗麗要過生日了，

Cb: [?]
Cf: [麗麗]
主語

b. 雯雯想送她一個蘋果手機。

Cb: [?]
Cf: [雯雯, 麗麗, 一個蘋果手機] 無中心過渡
主語 賓語 <sub>1</sub> 賓語 <sub>2</sub>
DST: [麗麗]

c. 她曾經告訴過她 iphone5 剛剛上市，

1	Cb <sub>1</sub> : [雯雯] Cf <sub>1</sub> : [雯雯, 麗麗, iphone5] 延續 主語 <sub>1</sub> 賓語 主語 <sub>2</sub> DST: [麗麗]
2	Cb <sub>2</sub> : [麗麗] Cf <sub>2</sub> : [麗麗, 雯雯, iphone5] 保持 主語 <sub>1</sub> 賓語 主語 <sub>2</sub> DST: [麗麗]



## d. 她希望麗麗會喜歡這個禮物。

Cb: [雯雯]
Cf: [雯雯, 麗麗, 這個禮物]
主語 賓語 賓語
如果c中選擇了[雯雯], 這裡是中心延續, DST: [雯雯]
如果c中選擇了[麗麗], 這裡是非流暢轉換, DST: [麗麗]

關於向心理論的規則3和過渡狀態, 不同的學者之間還有一點分歧。GJW 的觀點是, 中心延續和中心保持的關注點在於某一個語句的回指中心  $Cb(U_i, D)$  和它的優選中心  $Cp(U_i, D)$  之間的關係。而 Hu & Pan (2002) 則提出, 觀察這兩個中心過渡的焦點應在於回指中心  $Cb(U_i, D)$  與之前一個  $Cp(U_{i-1}, D)$  之間的關係。從向心理論的制約條件3看, 「回指中心  $Cb(U_i, D)$  是在  $U_i$  中實現的、在  $Cf(U_{i-1}, D)$  中顯著度最高的元素」。這說明, 在中心不變的前提下,  $Cb(U_i, D)$  一定等於  $Cp(U_{i-1}, D)$ , 在此基礎上, 再看  $Cb(U_i, D)$  和  $Cp(U_i, D)$  的關係, 所以我們認為, Hu & Pan (2002) 的定義並不比 GJW (1995) 的更完整。數據表明, 回指中心與兩個優選中心的關係同等重要——在中心保持的語句中,  $Cb(U_i, D) = Cp(U_{i-1}, D)$ ; 而在中心流暢轉換的語句中,  $Cb(U_i, D) = Cp(U_i, D)$ 。<sup>2</sup> 此外我們還認為, 中心轉換的發生與否不可以根據單獨的一個或兩個語句而定, 而是既要承前, 又要啓後。也就是說, 確定中心是否轉換首先要看  $U_i$  與  $U_{i-1}$  間的過渡狀態, 再看  $U_i$  和  $U_{i+1}$  間的過渡狀態, 以兩者的綜合考察結果判定。這樣看來, 對於某一語句回指中心的考察至少要考慮到該句本身和它之前、之後兩個語句之間的關係, 本文對被動句語料的處理正是以此為基礎的。

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 有一些學者考察了向心理論在語篇連貫性方面的實用性。與本文的論述最為相關的是 Hurewitz (1998)。Hurewitz (1998) 考察了不同語篇類型中被動語句和主動語句的回指中心過渡方式的異同。在會話語篇中, 被動語句與相應的主動語句相比更多地用來實現語篇中心的延續過渡, 從而保持語篇的連貫性; 而被動語句在書面語篇中的重要作用則在於促成語篇的中心轉換。對於會話語篇和書面語篇的劃分, 我們認為這種廣義上的分類不利於有效地揭示不同類型篇章過渡關係的差異。Smith (2003) 的篇章模態理論 (Modes of Discourse) 在段落的層面上 (passage level) 對篇章進行分類, 不同的篇章模式是不同的語篇類型, 具有獨立的語力和語言特徵, 主要分為敘述型 (narrative mode)、報導型 (report mode)、描繪型 (description mode)、信息型 (information mode) 和論述型 (argument mode)。這些篇章模態都可以表現為會話語篇或書面語篇, 但是其中心過渡表現形式卻不盡相同。舉例來說, 下文要考察的劇本屬於敘述型語篇模態, 同時屬於書面語篇, 與 Hurewitz 的結論相反, 這些書

<sup>2</sup> 具體數據見〈附錄1〉。

面語篇中的被字語句與會話語篇中的一樣，都更多地用來實現語篇中心的延續過渡。因此，我們認為從篇章模態類型的角度對語篇進行類別劃分，可以更好地揭示不同類型篇章的過渡關係差異。

此外，許余龍 (2008) 介紹了 Poesio 等 (2004) 關於運用參數化的方法考察向心理論的研究。Poesio 等的研究通過可操作性的定義設定了一系列參數來規約向心理論中的概念、規則和制約條件，並通過對博物館語料及藥品說明語料的考察測試這些參數。該研究的結論是，參數化設定支持弱制約條件，即每個語句（除第一個語句外）最多只有一個回指中心 Cb（亦即可以沒有）；同時 Cb 與代詞化的關係並不明顯。與之前 Hurewitz 的研究相同，我們認為，Poesio 等的研究在語料的選擇上存在問題。按照 Smith (2003) 的模態分類，博物館及藥品說明屬於信息型語篇，而這種模態類型自身並不傾向於使用代詞作篇章連接，所以使用這類語料得出的參數化結果值得商榷。本文為了避免上述研究在語篇選擇上出現的這些問題，將焦點集中於單一語篇模態，即敘述型語篇上，以此為研究對象，根據 GJW 的向心理論框架，考察含被字語句的敘述語篇中的回指中心過渡狀態。

### 3. 數據分析

本文的語料來源是劇本《奮鬥》和《潛伏》，選擇的均為敘述型語篇。我們共考察了 100 個含被字語句的語篇片斷，總結出了被字語句<sup>3</sup> 與之前和隨後語句之間的回指中心過渡方式，得出 9 個類型，具體類型和該類型下語篇片斷數量及所佔比例如下表：<sup>4</sup>

〈表 2〉回指中心過渡方式數據分析

過渡形式1	中心延續			中心保持			中心流暢轉換		新語篇片斷	合計
過渡形式2	延續	保持	流暢轉換	延續	保持	流暢轉換	延續	保持	延續	
顯性被賓	34	4	4	3	1	6	4	3	2	61
零形被賓	28	3	——	2	3	3	——	——	——	39
合計	62	7	4	5	4	9	4	3	2	100
百分比	62%	7%	4%	5%	4%	9%	4%	3%	2%	100%

<sup>3</sup> 在考察過程中，我們將含被字的語句稱為被字語句，這樣命名的原因在於：本文是在語篇層面進行分析，因此，回指中心分析的基本單位是語句 (utterance)，被字語句的稱謂可以很好地與句法分析中的被字句進行區分。

<sup>4</sup> 具體例句及正文中未給出的語篇片斷的向心數據結構 (centering data structure)，見〈附錄 2〉。

在進行具體分析之前，需要對上表做出一些解釋：過渡形式1是被字語句與其之前語句的回指中心過渡方式，過渡形式2為被字語句與其隨後語句的中心過渡方式。在理論綜述部分我們曾提到，對於中心過渡方式的考察，要考慮到當前語句與其前後兩個語句之間的關係，這也正是這裡所做的工作。在下文的論述中，我們將以「延續+延續」/「延續+保持」/「延續+流暢轉換」……的形式代表中心過渡方式類型。此外，本文並不傾向於使用「長短被動句」的稱謂，而是選擇「帶顯性被賓被字語句」和「零形被賓被字語句」，因為這樣的稱謂較為直接地揭示了二者的差異，也更有利於從篇章的層面上對被字語句進行分析。

通過上表可以看到，延續+延續的中心過渡為主要形式，佔到總數的62%，其中帶顯性被賓的被字語句和零形被賓的語句數量不相上下。這說明，被字語句——帶顯性被賓與否——都發揮著保持回指中心延續及語篇連貫性的作用，因為如果這些語句沒有使用被動形式，那麼中心延續將無法實現。其他各種中心過渡類型所佔的比例均不超過10%，其中延續+流暢轉換、流暢轉換+延續、流暢轉換+保持以及新語篇片斷+延續四個類型中沒有零形被賓被字語句。下文的論述將對這些類型一一做出解析。

首先，延續+延續是最大的一類中心過渡方式，這一類型的被字語句的主語和被字賓語呈現出四種不同的表現形式：

第一、有13個被字語句的主語和被字賓語都為零形式。在這些語篇片斷中，被字語句的主語均為承前中心省略，而被字賓語則出現在之前或隨後的毗鄰語句中。如：

- (1) 你現在徐娘半老了，……找一年輕的，過幾年還得忍受人家成功以後被蹬了的痛苦。……(Cb=你，被賓=人家)

第二、有25個被字語句中的主語為零形式，而被字賓語為顯性形式。跟前一種情況類似，零形式主語為承前中心省略，而被字賓語則是新引入該語篇片斷的後指中心。

- (2) 兩個人摟在一起，說了一夜話，最後幾乎是胡說八道了一些夢話，天亮時，被鬧鐘叫醒了，兩人還一起收拾了屋子。(Cb=兩個人，被賓=鬧鐘)<sup>5</sup>

<sup>5</sup> 這裡，我們以例句(2)為例，再次對回指中心過渡狀態的確定方法進行說明。

- (2)  $U_1$ ：兩個人摟在一起， $U_2$ ：說了一夜話，最後幾乎是胡說八道了一些夢話， $U_3$ ：天亮時，被鬧鐘叫醒了， $U_4$ ：兩人還一起收拾了屋子。

我們將這一語篇片斷分為四個語句，首先，語句一和語句二( $U_1$ 和 $U_2$ )確定了回指中心「兩個人」，該回指中心繼續充當被字語句的回指中心及優選中心，即 $Cb_{被} = Cb_2 = Cp_{被}$ ，因此從語句二到語句三(即被字語句)的過渡狀態就為延續。同樣，由於被字語句的回指中心在隨後語句中繼續充當回指中心及優選中心(即 $Cb_{被} = Cb_4 = Cp_4$ )，所以從被字語句到語句四( $U_4$ )的過渡狀態仍為延續。具體語篇片斷的向心數據結構見〈附錄2〉。在這一回指中心過渡過程中，僅有各個語句的主語參與，在隨後的分析中我們會發現，被字語句的賓語(顯性/零形式)也積極地參與了回指中心的過渡，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有11個語篇片斷的被字語句中主語和被字賓語均為顯性形式，其中主語均為代詞。

- (3) 只要能讓我有機會拯救這支數萬人的飢餓大軍，我的名字就一定會像古代英雄那樣**被**戰友們傳頌。但是如果我因此而成為英雄，……（Cb=我，被賓=戰友們）

第四、有14個語篇片斷的被字語句形式為「顯性主語＋零形被字賓語」。其中一半的例句中的顯性主語為代詞形式，剩餘的7例中有4例的零形被字賓語出現在被字語句的上一個語句中，另外三例列舉如下：

- (4) 大軍很早就在后河兩岸宿營了，我們的宿營地**被安排**在河的南岸，依照渡河的命令，我們團明早過河。
- (5) 這大約是我們團僅有的糧食了，在毛兒蓋籌糧的時候，因為我們團**被調去**保護中央領導開會，很晚才動手籌糧，……
- (6) 加上剛剛痊癒的戰士，射手們**被分成**十二個小組，隊伍排成兩列縱隊，……

上面的四個表現形式大體上支持向心理論的規則 a，即代詞規則。根據此規則，如果某一個語句中僅有一個實現上一個語句語義實體的代詞，那麼該代詞一定是該語句的回指中心；如果有多於一個，那麼其中必有一個用來表達回指中心。前文曾預測，如果某一個語句中僅有一個實現上一個語句語義實體的零形指代成分，那麼該零形式一定是該語句的回指中心。前三點表現支持了這一預測。第四點表現相對複雜：首先是顯性代詞＋零形代詞，Li & Thompson (1981) 曾提到，零形代詞一般是不必向說話者或聽話者強調所指的情況下使用的，而顯性代詞如我（們）／你（們）則是用於有理由向說話者或聽話者強調所指的情況下使用的。如果我們可以找到一個無需強調代詞所指的語境，則代詞可以省略。這樣看來，這7例並不與之前的預測衝突，它與第一種情況的區別僅在於它強調了回指中心。這樣，在延續＋延續類型中，有 79% 的語篇片斷支持我們關於零形回指中心的預測，另有 11% 回指中心呈現為顯性代詞，這是因強調回指中心造成的。

最後三例 (4)–(6) 我們認為，「被安排」／「被調去」／「被分成」的施事均為回指中心的上級，言者對實際的安排、調去、分配的決策者並不知情，所以無法言說清楚。這三例說明，被字賓語省略的原因之一是不知道或不能說，而這一原因也正是傳統「省略說」曾經提到過的。這樣，僅有4例回指中心為顯性形式而被字賓語為零形式的語篇片斷，由於這些零形代詞的先行語都在上一語句中，根據 Yeh & Chen (2001)，這種語句間的零形回指叫做鄰近零形回指 (immediate zero anaphora)，我們認為，這裡使用零形被賓也是為了強調回指中心，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一般來說，在「延續＋延續」類型的含被字語句的語篇片斷中，如果一個語句中只有一個實現上一個語句語義實體的零形指代成分，那麼該零形式一定是該語句的回指中心；但是如果強調該回指中心，也有可能出現顯性主語＋零形被字賓語的情況。

繼續看其他中心過渡類型。在延續+保持類型中，含顯性和零形被字賓語的語篇片斷比例持平。被字語句和隨後的語句之間的中心保持方式如下例所示：

- (7) 一整天，陸濤都在打擊靈珊，但靈珊卻覺得很開心。也許她~~被~~照顧慣了，突然出現一個一點兒都不讓著她的帥哥叫她覺得很新奇。（延續+保持：零形被字賓語）

- a. ……靈珊卻覺得很開心。

Cb: [靈珊]
Cf: [靈珊] 主語
DST: [靈珊]

- b. 也許她~~被~~照顧慣了，

Cb: [靈珊]
Cf: [她, ( )] 延續 主語 零形被賓
DST: [靈珊]

- c. 突然出現一個……的帥哥叫她覺得很新奇。

Cb: [靈珊]
Cf: [……的帥哥, 她] 保持 主語 賓語
DST: [靈珊]

語句 b 的回指中心「她」在語句 c 中充當「叫」字的賓語，進而實現了中心保持 ( $Cb_b = Cb_c \neq Cp_c$ )。這裡，無論被字賓語出現與否，語篇片斷的連貫性都不會受到影響。而這一類型中的顯性被字賓語的功能則在於為隨後語句提供主語。比如：

- (8) 那娘倆這幾年靠手藝養活自己，做出來的東西都~~被~~把兄派人高價買了回來，讓她們賺到的錢足夠過平安日子。（延續+保持：顯性被字賓語）

- a. 那娘倆這幾年靠手藝養活自己，

Cb: [?]
Cf: [那娘倆, 手藝, 自己] 主語 介賓 賓語
DST: [那娘倆]

- b. 做出來的東西都**被**把兄派人高價買了回來，

Cb: [那娘倆]	
Cf: [那娘倆做出來的東西，把兄] 延續	
主語	顯性被賓
DST: [那娘倆]	

- c. 讓她們賺到的錢足夠過平安日子。

Cb: [那娘倆]	
Cf: [(把兄)，他們] 保持	
零形主語	賓語
DST: [那娘倆]	

語句 b 中的被字賓語為語句 c 引入了新的語義實體作主語，同時也成為該語句的優選中心（即  $Cp_c$ =被賓「把兄」），為下一個語句提供了可能的回指中心。這裡，我們可以看到顯性被賓較之零形被賓獨有的功能，它可以為語句引入一個新的語義實體，進而提供可能的新的回指中心。這一觀點可以從延續＋流暢轉換類型中進一步找到證據——所有該類型的被字語句都帶有顯性的被字賓語。具體例句及向心數據結構如下：

- (9) 向南夾的肉走到半空，**被**華子一筷子夾走了，華子用筷子……（延續＋流暢轉換：顯性被字賓語）

- a. 向南夾的肉走到半空，

Cb: [?]	
Cf: [向南夾的肉]	
主語	
DST: [向南夾的肉]	

- b. **被**華子一筷子夾走了，

Cb: [向南夾的肉]	
Cf: [(向南夾的肉)，華子] 延續	
零形主語	顯性被賓
DST: [向南夾的肉]	

## c. 華子用筷子……

Cb: [?]
Cf: [華子, 筷子] 流暢轉換 主語 介賓
DST: [華子]
Stack: [向南夾的肉]

語句 b 中的被字賓語「華子」為語句 c 提供了主語及優選中心（ $Cp_c$ =被賓「華子」）由於語句 b 的回指中心不再是語句 c 的，因此視為回指中心轉換。在這一類型的所有語篇片斷中，被字語句中的被字賓語都充當了隨後語句的主語。我們認為，這一類型的被字語句之所以都帶有顯性的被字賓語，是因為該賓語肩負著完成流暢轉換的責任。具體的方式是：被字賓語引入新的後指中心，而該後指中心在隨後的語句中充當了優選中心，進而為下一個語句提供新的回指中心。試想，如果沒有顯性的被字賓語引入新的後指中心成員，那麼隨後語句中的回指中心與被字語句將不可能建立起任何形式的聯繫，該過渡則將成為非流暢轉換。相比之下，流暢轉換更有利於篇章的連貫，所以，這一類型全部呈現為顯性被字賓語是向心理論可以預測的。

再看被字語句和之前語句為中心保持關係的三個類型：保持＋延續、保持＋保持和保持＋流暢轉換。這三個類型極大地支持了我們的觀點：在保持＋延續類型中，被字語句和之前語句之間的中心保持關係是依賴被字賓語完成的，即被字賓語是之前語句的回指中心，無論是顯性的還是零形式的。例如：<sup>6</sup>

- (10) 如今兩三萬大軍從這塊小土坡上經過，地上的野菜自然被一掃而光，只給我們留下一些野菜的禿根……（保持＋延續：零形被字賓語）

## a. 兩三萬大軍從這塊小土坡上經過，

Cb: [?]
Cf: [兩三萬大軍, 這塊小土坡] 主語 介賓
DST: [兩三萬大軍]

## b. 地上的野菜自然被一掃而光，

Cb: [(兩三萬大軍)]
Cf: [地上的野菜, (兩三萬大軍)] 保持 主語 零形被賓
DST: [兩三萬大軍]

<sup>6</sup> 其他例證見〈附錄2〉：語篇片斷36、7、5、78。

- c. 只給我們留下一些野菜的禿根……

Cb: [(兩三萬大軍)]		
Cf: [(兩三萬大軍)，我們，野菜的禿根] 延續		
主語	間賓	直賓
DST: [(兩三萬大軍)]		

- (11) 向南，你坐起來好好說話，別再跳樓了啊，你勁兒再大點兒，我就光著被<sub>被</sub>你拉出去掉樓底下了，你想我招誰惹誰了？（保持+延續：顯性被字賓語）

- a. ……，你勁兒再大點兒，

Cb: [向南]		
Cf: [你]		
主語		
DST: [向南]		

- b. 我就光著被<sub>被</sub>你拉出去掉樓底下了，

Cb: [向南]	
Cf: [我，你(=向南)] 保持	
主語	顯性被賓
DST: [向南]	

- c. 你想我招誰惹誰了？

Cb: [向南]	
Cf: [你(=向南)，我招誰惹誰了] 延續	
主語	賓語小句
DST: [向南]	

例句 (10) 中的零形被賓「兩三萬大軍」首先完成了與之前一個語句的中心保持，然後又保證了與隨後語句的中心延續。這裡的零形被賓，既是當前語句的回指中心，又是後續語句回指中心的先行語（ $Cb_{\text{被}} = \text{零形被賓} = Cb_{\text{被}+1}$ ），起到了承前啓後的作用。零形被字賓語的這一表現非常值得注意。

首先我們需要指出的是，(10c) 的主語同樣為零形回指形式，根據 Hu (2008) 的研究，95.43% 的零形回指與其先行語處於同一個或相鄰的小句中。因此，(10c) 的零形主語是向其最鄰近的 (10b) 尋求先行語的，而非更遠的 (10a)。這意味著，(10b) 中的零形被字賓語充當了隨後語句中零形回指主語的先行語，而我們認為，這一先行語必須在句法結構上佔有一席之地，這一觀點可以從下面的討論中得到論證和支持。



Partee (1989) 在其著名的 “Marble example”<sup>7</sup> 中曾指出，如果先行句中找不到一個與後續句中某一語義實體對應的篇章標記 (discourse marker)，那麼後續句中的這一語義實體則不可以通過回指代詞指稱，如：

- (i) 我丟了十個彈子球，但是只找到了其中九個。???它可能在沙發下面。
- (ii) 我丟了十個彈子球，但是只找到了其中九個。沒找到的那個可能在沙發下面。

從篇章連貫性角度看，(i) 句的先行句中不存在一個與後續句中「它」同指的篇章標記——即「沒找到的那個彈子球」——因此後續句使用回指代詞「它」會造成篇章的不連貫。換一個角度看，Partee 的這一論斷表明，如果一個實體在當前語句中只是語義上可推知，但沒有一個句法結構上的位置，即語義上可推斷的隱性實體 (semantically inferable entity)，那麼它將不具備充當隨後語句中零形回指先行語的能力。比如：

- (iii) We took a taxi back home last night. Unfortunately, *the driver* does not speaker Mandarin.
- (iv) We took a taxi back home last night. ???Unfortunately, *he* does not speaker Mandarin.
- (v) 顧里再一次企圖從大門走進，可是巨大的門鎖擋住了她的去路。（郭敬明：《小時代》）
- (vi) 顧里再一次企圖從大門走進，???可是（它）擋住了她的去路。

上例中，*the driver* 和「門鎖」為語義上可推知，而在先行句的句法結構上卻沒有一個可供其「棲息」的位置，所以當它們在 (iv) 句和 (vi) 中充當先行語的時候，句子的接受度就會相當的低。因此向心理論的制約條件2中規定的「實現」必須是句法結構上的實現，即後指中心集合中的每一個元素都必須有其句法結構上的位置。而代詞（顯性或零形式）也只能指向有句法結構位置的成分，也就是說，(vi) 句的先行句中沒有一個供「它」回指的成分的句法位置。

---

<sup>7</sup> “Marble example” 最初出現在 Heim (1982:21)，原句為：

- a. I dropped ten marbles and found all of them, except for one. It is probably under the sofa.
- b. ?I dropped ten marbles and found only nine of them. It is probably under the sofa.

Partee (1989) 的例句為：

- a. One of the ten balls is missing from the bag. It's under the couch.
- b. Nine of the ten balls are in the bag. #It's under the couch.

後來的研究大多把這兩組變體形式都視為 Partee 的例句，本文雖也如此處理，但在此作出解釋。

相反，例句 (10) 中的語句 c 使用了零形回指，指代語句 b 中的一個零形成分，說明在語句 b 中存在這樣一個篇章標記作為先行語，且該先行語擁有一個句法結構位置，使得後續句中的「兩三萬大軍」可以通過零形回指來指稱。如果不承認這一篇章標記及句法位置的存在，那麼語句 c 與語句 b 的過渡不僅不連貫，而且後續句也將無法使用代詞或零形式進行回指。為了支持這一觀點，我們將被字語句和中動結構 (middle construction) 做一個簡單的對比。Ackema & Schoorlemmer (1995) 和 Rapoport (1999) 指出，中動結構中的邏輯主語 (logical subject) 在句法結構上並無位置，因此按照我們的假設該邏輯主語將不具備充當某零形回指成分先行語的能力。同樣以語篇片斷 (10) 為例，將被字語句改寫為一個中動結構 (10')，原有的篇章延續被打破——中動結構與其之前的語句的關係不再是延續轉換，而後續句也變得不再被接受。

- (10') 如今兩三萬大軍從這塊小土坡上經過，地上的野菜採起來很容易，???只給我們留下一些野菜的禿根.....

基於上述觀察，我們認為，句法結構上沒有位置的語義實體無法充當代詞（包括零形的）回指的先行語，無論是語義上可推知的語義實體還是中動結構中的邏輯主語都無法作為回指中心，起到延續語句中心、保持篇章連貫的作用。

因此，如果我們不承認零形被字賓語句法上的存在，即採納「結構分離說」，認為「短被動句」的被字賓語位置上沒有一個零形式的佔位，那麼被字語句與其相鄰語句之間的過渡將會是轉換，甚至語句不再被接受——這非常不利於篇章的連貫。所以，從篇章角度看，被動語句的被字賓語在句法上是始終存在的——即使表現為零形式，即一定有一個句法位置存在，該位置的作用在於完成與前後語句的回指中心的保持，並為後續句的代詞回指提供先行語，進而保證該語篇片斷的連貫性。保持+保持類型進一步支持了這一觀點。該類型的語篇片斷僅有三例，其中兩例的被字語句為零施事賓語形式。和上面一種類型相同，被字語句和之前語句的中心保持依賴被字賓語完成，無論是顯性的還是零形式的。同樣，被字語句和隨後語句的中心保持依賴被字賓語和隨後語句的賓語同指完成。例如：

- (12) 向南的鼾聲更大了，毯子被壓在身下，陸濤只好從櫃子裡找出一床被子蓋在向南身上。（保持+保持：零形被字賓語）

- a. 向南的鼾聲更大了，

Cb: [?]
Cf: [向南的鼾聲] 主語
DST: [向南]

- b. 毯子~~被~~壓在身下，

Cb: [向南]
Cf: [毯子, (向南)] 保持 主語 零形被賓
DST: [向南]

- c. 陸濤只好從櫃子裡找出一床被子蓋在向南身上。

Cb: [向南]
Cf: [陸濤, 一床被子, 向南] 保持 主語 賓語, 賓語,
DST: [向南]

在這一語篇片斷中，語句 b 通過省去的被字賓語「向南」，實現了與語句 a 和 c 之間的中心保持，即被字賓語作為回指中心是繼承了之前語句的，並將其傳遞給隨後的語句，以賓語的形式繼續充當回指中心但非優選中心。同樣，按照「結構分離說」的觀點，「被」字和動詞短語補足語「壓在身下」之間是沒有一個零形施事存在的，這樣的話，語句 b 和前後兩個語句之間的關係都將會變成中心轉換，而非連貫性更優的中心保持。相同的現象也發生在保持＋流暢轉換類型的語篇片斷中。這樣，在我們考察的100例含被字語句的語篇片斷中，有18例依靠被字賓語完成與前一個語句的中心保持，其中，有一半的例句中，被字賓語充當了後續語句中回指中心的先行語，而這其中，又有 50% 為零形被賓形式。這三個類型證明，認為「短被動句」是「被」字以動詞短語為補足語並不利於篇章連貫性的維繫——因為將有 18% 的語篇片斷中的被字語句和之前語句之間的過渡關係變成非流暢轉換，而這一過渡方式是最不利於篇章連貫性的。同時又將有 5% 的代詞回指找不到與其照應的先行語。相反，傳統的「省略說」承認「短被動句」是「長被動句」省略了施事賓語得到的，即承認短被動句中被字賓語句法位置的存在，這樣的觀點更有利於被字語句的語篇連貫性的保持，同時也為代詞回指提供了可能性。

在上述考察的9個類型中，有3個類型的被字語句只允許顯性被字賓語，即流暢轉換＋延續／保持類型及以被字語句為新語篇片斷開端語句的類型。在前兩種類型中，所有的被字語句都帶有顯性的被字賓語。在這些語篇片斷中，被字語句的回指中心均為之前語句的賓語。而被字賓語則是新引入的後指中心集合成員，舉例如下。

- (13) 余則成很擔心翠平會像老舍的小說《離婚》裡邊的那位鄉下太太一樣，~~被~~這個陣勢給嚇住，或是有什麼不得體的舉止，……（流暢轉換＋延續：顯性被字賓語）

- a. 余則成很擔心翠平會……

Cb: [?]
Cf: [余則成，翠平] 主語 賓語
DST: [余則成]

- b. 被這個陣勢給嚇住，

Cb: [?]
Cf: [(翠平)， 這個陣勢] 流暢轉換 零形主語 顯性被賓
DST: [翠平]
Stack: [余則成]

- c. 或是有什麼不得體的舉止，……

Cb: [翠平]
Cf: [(翠平)，不得體的舉止] 延續 零形主語 賓語
DST: [翠平]
Stack: [余則成]

- (14) 原來帥哥教練的女朋友來了，長得比楊曉芸還要漂亮，楊曉芸覺得自己一下子被失敗沖昏了頭腦，大家休息時夏琳逗楊曉芸，……（流暢轉換＋保持：顯性被字賓語）

- a. （帥哥教練的女朋友）長得比楊曉芸還要漂亮，

Cb: [(帥哥教練的女朋友)]
Cf: [(帥哥教練的女朋友)，楊曉芸] 主語 介賓
DST: [帥哥教練的女朋友]

- b. 楊曉芸覺得自己一下子被失敗沖昏了頭腦，

Cb: [?]
Cf: [楊曉芸，失敗] 流暢轉換 主語 顯性被賓
DST: [楊曉芸]
Stack: [帥哥教練的女朋友]

## c. 夏琳逗楊曉芸，……

Cb: [楊曉芸]
Cf: [夏琳，楊曉芸] 保持 主語 賓語
DST: [楊曉芸]
Stack: [帥哥教練的女朋友]

例句 (13) 中，被字語句通過主語與之前語句的賓語「翠平」同指，完成了中心的流暢轉換，而被字賓語則是一個新引入語篇的語義實體「這個陣勢」。我們認為，這種現象是必然的。因為在中心轉換發生的前提下，首先需要承認在被字語句中理應找不到與之前語句相同的中心，那麼，在被字語句中，即使有零形式或代詞形式，也一定是該語句的優選中心與回指中心的重合形式，而非被字賓語。如果這一類型出現了零形被賓，那麼只有兩種可能：回指中心並未轉換，或者生成的是錯誤的語句。第一種可能與前提相矛盾，但卻不違背我們整體的預測，而後者則自然地排除在外。

最後一種類型只有兩例，這兩例中的被字語句均帶有顯性的被字賓語。其中一例以「突然」為標誌，另一例則是新篇章的第一個語篇片斷。在沒有上下文可以承接的情況下，使用顯性被字賓語同樣也是必然的。

至此，所有9類中心過渡類型組合全部分析完畢。簡單來說，語句回指中心延續在帶有顯性被賓及零形被賓的語篇片斷中均佔明顯優勢，且二者在百分比上無顯著差異。在沒有特殊強調回指中心的前提下，如果一個語句中僅有一個代詞（顯性 / 零形式），那麼它一定是回指中心代詞。由於零形被賓也可以是回指中心，這說明，它和顯性被賓一樣，都有保持回指中心、進而保持語篇片斷連貫性的功能，這說明所謂的短被動句只是被字賓語表現為零形式的結果，而該零形式作為後指中心集合 Cf 中的成員，一定在句法結構上有所體現。強制使用顯性被字賓語的前提是發生了回指中心的流暢轉換、新後指中心成員的引入，或新語篇片斷的開始。顯性被字賓語和零形被字賓語的差異僅在於前者為隨後的語句提供可能的回指中心，而後者並不引入任何新的語義實體，只起到保持中心的作用，雖然它也可以充當後續句中代詞的先行語。

在本小節結束之前，我們試著將兩種類型的被字語句綜合考察。如果暫時不考慮顯性被賓和零形被賓的不同，統計數據顯示，二者都在中心的延續性及篇章連貫性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向心理論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最為直觀的方法來觀察語篇中語句之間的連接關係——在描述語句間過渡狀態的同時，語篇連貫性的程度也得以揭示。根據〈表2〉的數據，通過被字語句連接的中心延續＋延續的語篇片斷比例佔了 62%，這說明通過被字語句連接的語篇片斷的連貫性非常好。若將這 62% 的語篇片斷中的被字語句全部改寫為主動態（如下例所示），那麼原有的中心延續＋延續將全部變為中心保持＋延續，這將使篇章的連貫性大打折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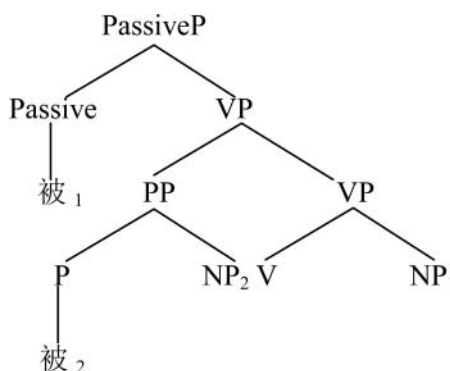
- a. 兩個人摟在一起，說了一夜話，最後幾乎是胡說八道了一些夢話，天亮時，**被**鬧鐘叫醒，兩人還一起收拾了屋子。（延續+延續）
- b. 兩個人摟在一起，說了一夜話，最後幾乎是胡說八道了一些夢話，天亮時，鬧鐘**把**他們叫醒了，兩人還一起收拾了屋子。（保持+延續）

因此我們認為，向心理論不僅為長短被動句在句法結構上的統一性提供了篇章上的佐證，支持了對長短被動句的傳統分析——「省略說」；同時也直觀地揭示了漢語被動句在語句連接和篇章連貫性上的特殊貢獻。

#### 4. 被字句句法結構的討論

向心理論對後指中心集中元素的要求，使得被動語句一定有一個被字賓語的句法位置，無論該賓語表現為顯性或零形式。這一句法位置進入後指中心集合後，使得後續語句可以使用一個代詞形式或零形式，回指被字語句中的零形被字賓語。因此，從篇章的連貫性和代詞回指的可能性角度來看，被字賓語在句法結構上必須有一個位置——即長短被動句的句法結構應該一致。對於這一結構的具體形式，這裡將根據前人的研究給出一些可能性。

Pan (1998) 曾提出擴展的被動化操作 (Generalized Passivization Operation)，認為漢語的被動化也取消了相關動詞賦予名詞短語賓格的能力 (accusative case suppression)。在這一點上，漢語的被動句與英語並無差異。而與英語不同的是，漢語的被動化操作作用於整個 VP，而不僅僅是動詞。在此基礎上，石定栩、胡建華 (2005) 及石定栩 (2008) 對所謂「長被動句」提出如下圖所示的句法結構：



在該結構中，「被<sub>1</sub>」為被動標記，相當於英語「V+en」中的 en；「被<sub>2</sub>」則是引入施事名詞短語的介詞，二者通過同音刪除 (haplology) 得到一個「被」字。與石定栩、胡建華不同的是，我們認為，被動句僅有此一種句法結構，「短被動句」只是省去了施事賓語的結果。

另外，Huang (1999) 對長被動句句法結構的分析也可以擴展到整個被字句，即被字句中的「被」字帶有一個小句 (IP) 補足語，例如張三<sub>i</sub>被<sub>ip</sub> OP<sub>i</sub> [李四打了<sub>t<sub>i</sub></sub>]。小句補足語中的主語「李四」可以表現為顯性也可以為零形式。我們這裡只是針對前人的研究給出一些可能的句法結構，對於被字句具體的句法結構分析不在本文的考察範圍。我們要強調的只是，對於被字句的句法結構的討論，必須建立在承認二者結構相同的基礎上，否則就不能解釋我們前面觀察到的「長短」被動句在篇章中的作用及特點。

最後要說明的一點是，「長短」被動句在句法結構上的差別最初是由 Cheng (1986) 指出的，馮勝利 (1997) 採納並進一步發展了 Cheng (1986) 的觀點，旨在解釋以下兩組例句的差異：

- (15) a. \*張三<sub>i</sub>被打了他<sub>i</sub>一下。  
b. \*張三<sub>i</sub>被把他<sub>i</sub>打了一下。  
(16) a. 張三<sub>i</sub>被人打了他<sub>i</sub>一下。  
b. 張三<sub>i</sub>被人把他<sub>i</sub>打了一下。

Cheng (1986) 提出，在施事名詞不出現的情況下，「被」必須和後面的動詞重新分析 (reanalysis)，組成一個複雜動詞 [被-V]，這樣，(15) 的兩個例句中只包含一個動詞，「他」和「張三」同處一個轄域內，二者同指就違反了約束理論的定則 B (Condition B of Binding Theory)。因此句子不合法。事實上，「長短被動句」的這一差異也可以是由於代詞的使用要受到「迴避原則」(Obviation Principle) 的制約。迴避原則規定：一個顯性的代詞與其距離最近的、且語義上最顯著的那個名詞短語往往是不同指的 (Hu, Pan & Xu 2001)。例如：

- (17) a. \*每個人<sub>i</sub>拿走了他<sub>i</sub>的書。  
b. 每個人<sub>i</sub>從我這兒拿走了他<sub>i</sub>的書。

(17a) 不合語法是由於它違反了迴避原則，同理，(15a) 和 (15b) 的不合法也是迴避原則使然，這樣，就不需要說「短」被動句擁有與「長」被動句不同的句法結構了。

## 5. 結論

本文在 GJW 的向心理論框架下，通過從劇本中採集的真实敘述語篇語料，分析了漢語被字語句<sup>8</sup> 在語篇中的表現。通過前文的討論，我們認為，即使是零形被賓的被字語句，在

<sup>8</sup> 向心理論的解釋力不僅僅體現在被動語篇上。事實上，通過向心理論的視角，我們可以發現很多有趣的語言現象。受篇幅所限，本文只針對漢語的被動結構進行了討論，在將來的研究中，我們將會把更多的漢語問題納入討論框架。

被字賓語位置上也應該存在一個句法佔位，這一點可以從零形被賓作為保持回指中心對語篇連貫性的維繫、及其為下文的代詞回指提供先行語等方面找到證據。因此，對長短被動句的傳統分析，即「省略說」，更適合解釋被字語句在語篇中的表現。同時，我們也承認顯性被賓被動句和零形被賓被動句間的差異，二者在篇章層面上的功能是有所不同的：前者旨在引入新的、必不可少的被字賓語施事，因此在回指中心轉換的過渡狀態下，顯性被賓是強制性使用的；而後者對於上下兩個語句中出現過的、不必要或不知道、不能說的施事實語則採用零形式，但是在篇章中仍起著保持回指中心、維繫連貫性的功能，零形式的使用旨在最大化信息流的流暢度。

## 附 錄

### 〈附錄1〉

在所考察的8種過渡狀態組合類型中，Cb( $U_i$ , D) 與 Cp( $U_i$ , D)、Cp( $U_{i-1}$ , D) 的關係如下：

	延續 + 延續	延續 + 保持	延續 + 轉換	保持 + 延續	保持 + 保持	保持 + 轉換	轉換 + 延續	轉換 + 保持
Cb2-Cp1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異	異
Cb2-Cp2	同	同	同	異	異	異	同	同

注：此處轉換均為流暢轉換。

### 〈附錄2〉

以下語篇片斷序號為原始數據編號：

1. （高強）三下兩下把T恤衫脫了，背後被燒了一個大洞，肯定是剛才躲普物老師時不小心用煙頭點著了後背。（延續+延續：零形被賓）
  - a. （高強）三下兩下把T恤衫脫了，

Cb: [?]
Cf: [高強]
主語
DST: [高強]

- b. 背後~~被~~燒了一個大洞，

Cb: [高強]
Cf: [背後, ( ), 大洞] 延續 主語 零形被賓 保留賓語
DST: [高強]

- c. 剛才躲普物老師

Cb: [高強]
Cf: [高強, 普物老師] 延續 主語 賓語
DST: [高強]

27. 兩個人摟在一起，說了一夜話，最後幾乎是胡說八道了一些夢話，天亮時，~~被~~鬧鐘叫醒了，兩人還一起收拾了屋子。（延續+延續：顯性被賓）

- a. ……（兩個人）幾乎是胡說八道了一些夢話，

Cb: [兩個人]
Cf: [兩個人, 一些夢話] 主語 賓語
DST: [兩個人]

- b. 天亮時，~~被~~鬧鐘叫醒了，

Cb: [(兩個人)]
Cf: [(兩個人), 鬧鐘] 延續 零形主語 顯性被賓
DST: [兩個人]

- c. 兩人還一起收拾了屋子。

Cb: [兩人]
Cf: [兩人, 屋子] 延續 主語 賓語
DST: [兩個人]

16. 一整天，陸濤都在打擊靈珊，但靈珊卻覺得很開心。也許她~~被~~照顧慣了，突然出現一個一點兒都不讓著她的帥哥叫她覺得很新奇。（延續+保持：零形被賓）

92. 那娘倆這幾年靠手藝養活自己，做出來的東西都~~被~~把兄派人高價買了回來，讓她們賺到的錢足夠過平安日子。（延續＋保持：顯性被賓）
26. 向南夾的肉走到半空，~~被~~華子一筷子夾走了，華子用筷子點著他……（延續＋流暢轉換：顯性被賓）
84. 如今兩三萬大軍從這塊小土坡上經過，地上的野菜自然~~被~~一掃而光，只給我們留下一些野菜的禿根……（保持＋延續：零形被賓）
50. 向南，你坐起來好好說話，別再跳樓了啊，你勁兒再大點兒，我就光著~~被~~你拉出去掉樓底下了，你想我招誰惹誰了？（保持＋延續：顯性被賓）
36. 向南的鼾聲更大了，毯子~~被~~壓在身下，陸濤只好從櫃子裡找出一床被子蓋在向南身上。（保持＋保持：零形被賓）
7. 有你在我們輸得少就已經很滿足了，檯球我們每人都~~被~~你打過七星，其實我最佩服你的是 CS……（保持＋保持：顯性被賓）
- a. 有你在我們輸得少就已經很滿足了，

Cb: [高強]	
Cf: [你(=高強)，我們]	
話題	主語
DST: [高強]	

- b. 檯球我們每人都~~被~~你打過七星，

Cb: [高強]	
Cf: [我們，你(=高強)] 保持	
主語	顯性被賓
DST: [高強]	

- c. 其實我最佩服你的是 CS……

Cb: [高強]	
Cf: [我，你(=高強)] 保持	
主語	賓語
DST: [高強]	

5. 陸濤、華子、向南相視一眼，忍不住笑，米萊也~~被~~傳染了，笑起來，……（保持＋流暢轉換：零形被賓）



- a. 陸濤、華子、向南相視一眼，忍不住笑，

Cb: [?]
Cf: [陸濤、華子、向南] 主語
DST: [陸濤、華子、向南]

- b. 米萊也**被**傳染了，

Cb: [陸濤、華子、向南]
Cf: [米萊, (陸濤、華子、向南)] 保持 主語 零形被賓
DST: [陸濤、華子、向南]

- c. 笑起來，……

Cb: [陸濤、華子、向南]
Cf: [(米萊)] 流暢轉換 零形主語
DST: [米萊]
Stack: [陸濤、華子、向南]

78. 這時敵人的飛機又來了，而且還帶來了炸彈。團長**被**飛機的氣浪沖得飛將起來，落在我的掩體裡。（保持＋流暢轉換：顯性被賓）

- a. 這時敵人的飛機又來了，而且還帶來了炸彈。

Cb: [?]
Cf: [敵人的飛機，炸彈] 主語 賓語
DST: [敵人的飛機]

- b. 團長**被**飛機的氣浪沖得飛將起來，

Cb: [敵人的飛機]
Cf: [團長，飛機] 保持 主語 顯性被賓
DST: [敵人的飛機]

- c. 落在我的掩體裡。

Cb: [?]
Cf: [(團長), 我的掩體] 流暢轉換 主語 介賓
DST: [團長]
Stack: [敵人的飛機]

60. 余則成很擔心翠平會像老舍的小說《離婚》裡邊的那位鄉下太太一樣，**被**這個陣勢給嚇住，或是有什麼不得體的舉止，……（流暢轉換＋延續：顯性被賓）
25. 原來帥哥教練的女朋友來了，長得比楊曉芸還要漂亮，楊曉芸覺得自己一下子**被**失敗沖昏了頭腦，大家休息時夏琳逗楊曉芸，……（流暢轉換＋保持：顯性被賓）
20. 忽然，夏琳**被**一醉鬼纏著，發出一聲尖叫，……（新語篇片斷＋延續：顯性被賓）
- a. 夏琳**被**一醉鬼纏著，

Cb: [?]
Cf: [夏琳, 一醉鬼] 新語篇片斷 主語 顯性被賓
DST: [夏琳]

- b. 發出一聲尖叫，……

Cb: [夏琳]
Cf: [(夏琳), 一聲尖叫] 延續 主語 賓語
DST: [夏琳]

## 引用文獻

- Ackema, Peter, & Maaike Schoorlemmer. 1995. Middles and non-movement. *Linguistic Inquiry* 26.2:173–197.
- Chen, Ping (陳平). 1987. Hanyu lingxing huizhi de huayu fenxi 漢語零形回指的話語分析 [A discourse approach to zero anaphora in Chinese].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987.5:363–378.

- Cheng, Lisa L.-S. 1986. *Clause Structures of Mandarin Chines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MA thesis.
- Feng, Shengli (馮勝利). 1997. Guanyue lilun yu Hanyu de beidongju 管約理論與漢語的被動句 [GB-Theory and passive construc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Zhongguo Yuyanxue Luncong* 中國語言學論叢 [*Studie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1:1–28. Beijing: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 Grosz, Barbara J., Aravind K. Joshi, & Scott Weinstein. 1983. Providing a unified account of definite noun phrases in discourse. *Proceedings of the 21<sup>st</sup>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44–50. Morristown: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 Grosz, Barbara J., Aravind K. Joshi, & Scott Weinstein. 1995. Centering: a framework for modeling the local coherence of discourse.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21.2:203–225.
- Heim, Irene. 1982. *The Semantics of Definite and Indefinite Noun Phrases*.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dissertation. Published in 1989, New York: Garland.
- Hu, Jianhua, & Haihua Pan. 2002. Focus tracking in English and Chinese discours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n Modern Linguistics, October 18–21, 2002. Beijing, China.
- Hu, Jianhua, Haihua Pan, & Liejiong Xu. 2001. Is there a finite vs. nonfinite distinction in Chinese? *Linguistics* 39.6:1117–1148.
- Hu, Qin'an. 2008. *A Corpus-Based Study on Zero Anaphora Resolution in Chinese Discourse*.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issertation.
- Huang, C.-T James. 1999. Chinese passiv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ew Series 29.4:423–509.
- Hurewitz, Felicia. 1998. A quantitative look at discourse coherence. *Centering Theory in Discourse*, ed. by Marilyn A. Walker, Aravind K. Joshi & Ellen F. Prince, 273–291.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Li, Charles N., & Sandra A. Thompson. 1981.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i, Shan (李珊). 1994. *Xiandai Hanyu Bei Ziju Yanjiu* 現代漢語被字句研究 [*A Study on the Bei Passive in Modern Chinese*].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Lü, Shuxiang (呂叔湘). (ed.) 1980. *Xiandai Hanyu Babai Ci* 現代漢語八百詞 [*Eight Hundred Words in Modern Chinese*].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Miao, Xingwei (苗興偉). 2003. Yupian xiangxin lilun shuping 語篇向心理論述評 [A survey of Centering Theory in discourse]. *Dangdai Yuyanxue* 當代語言學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2003.2:149–157.

- Pan, Haihua. 1998. Generalized passivization on complex predicat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998 Annual Meeting of the Linguistic Society of America, January 8–11, 1998. New York, USA.
- Partee, Barbara H. 1989. Binding implicit variables in quantified contexts.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CLS)* 25:342–365. Chicago: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 Poesio, Massimo, Rosemary Stevenson, Barbara Di Eugenio, & Janet Hitzeman. 2004. Centering: a parametric theory and its instantiations.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30.3:309–363.
- Rapoport, T. R. 1999. The English middle and agentivity. *Linguistic Inquiry* 30.1:147–155.
- Shi, Dingxu (石定栩). 2008. Chang duan “bei” ziju zhi zheng 長短「被」字句之爭 [Probing into the long and short “passive” words and expressions]. *Qinghai Minzu Xueyuan Xuebao* 青海民族學院學報 [*Journal of Qinghai Nationalities Institute*] 2008.3:111–117.
- Shi, Dingxu (石定栩), & Jianhua Hu (胡建華). 2005. “Bei” de jufa diwei 「被」的句法地位 [The syntactic status of “bei”]. *Dangdai Yuyanxue* 當代語言學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2005.3:213–224.
- Smith, Carlota S. 2003. *Modes of Discourse: The Local Structure of Texts*.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ang, Sze-wing (鄧思穎). 2004. Zuogehua he Hanyu beidongju 作格化和漢語被動句 [Ergativization and Chinese passives].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004.4:291–301.
- Tang, Sze-wing (鄧思穎). 2008. Hanyu beidongju jufa fenxi de chongxin sikao 漢語被動句句法分析的重新思考 [Syntactic analysis of Chinese passives]. *Dangdai Yuyanxue* 當代語言學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2008.4:308–319.
- Ting, Jen. 1998. Deriving the *bei*-construc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7.4:319–354.
- Walker, Marilyn A., Aravind K. Joshi, & Ellen F. Prince. (eds.) 1998. *Centering Theory in Discours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Xiong, Zhongru (熊仲儒). 2003. Hanyu beidongju jufa jiegou fenxi 漢語被動句句法結構分析 [The syntactic structure of passive sentences in Mandarin Chinese]. *Dangdai Yuyanxue* 當代語言學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2003.3:206–221.
- Xu, Yulong (許余龍). 2008. Xiangxin lilun de canshuhua yanjiu 向心理論的參數化研究 [A parametric approach to Centering Theory]. *Dangdai Yuyanxue* 當代語言學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2008.3:225–236.
- Yeh, Ching-Long, & Yi-Jun Chen. 2001. An empirical study of zero anaphora resolution in Chinese based on centering model. <http://www.cse.ttu.edu.tw/chingyeh/papers/rocling2001.pdf>.

[Received 13 October 2011; revised 20 August 2013; accepted 30 August 2013]

Saina Wuyun  
Department of Chinese, Translation and Linguistics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83 Tat Chee Avenue  
Kowloon, Hong Kong SAR  
snwuyun@gmail.com

Haihua Pan (corresponding auth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Translation and Linguistics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83 Tat Chee Avenue  
Kowloon, Hong Kong SAR  
cthpan@cityu.edu.hk



## **A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Passives on Center Transitions in Discourse**

Saina Wuyun<sup>1</sup> and Haihua Pan<sup>1,2</sup>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sup>1</sup>*

*Beijing Language & Culture University<sup>2</sup>*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agent position of *bei* must be occupied by a syntactic entity—overt or covert—by examining the backward-looking centers (Cb) and center transitions in Chinese discourse segments containing *bei*-utterances using Centering Theory. We show that discourse segments with overt or zero objects of *bei* all prefer center continuation, that both types of objects can function as the backward center so as to maintain discourse coherence, and that they both can function as the antecedent of a pronoun in the subsequent clause. Their difference lies only in the fact that an overt object of *bei* may provide a possible Cb for the following utterance, while the role of a zero object is only to maintain center continuation, hence keep the fluency of the information flow in question. With this data analysis, we aim to support the traditional ‘Ellipsis Approach’ regarding long and short passives, namely that both long and short passives have the same syntactic structure—with a syntactic *bei* object, and their difference only lies in their different roles in discourse.

Key words: long/short passives, overt/zero object of *bei*, backward-looking center, center transition